



哥 鸚 女
美 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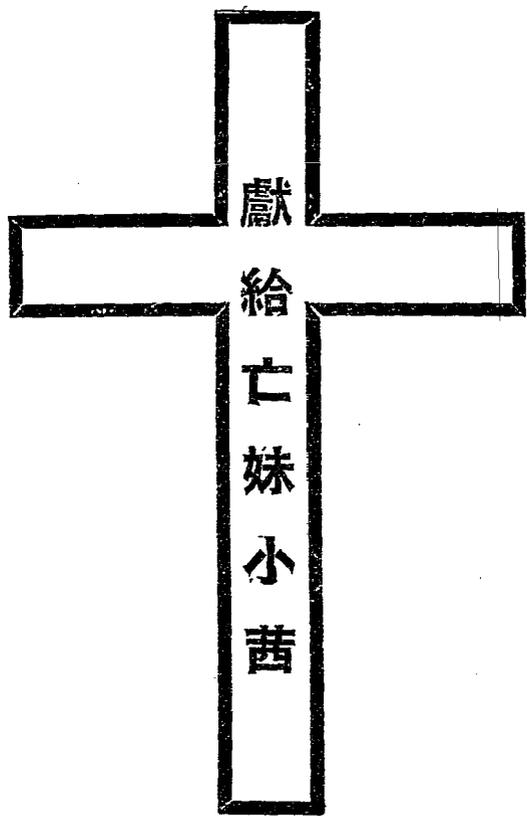
MG
I246.7
575



3 2173 9880 3

紅 懺 友 我 給 獻

健
疑
藏
書



獻

給

亡

妹

小

茜

代序一

荒率的蕭條的深秋的路上，
我一個人獨自蹣跚地向前走去。

撲面的塵沙，有時迷住了我的眼睛，
猛烈的寒風，偏吹得把我的衣角撩起。

依舊逆風前進，免不了喉間打噎，
我咬緊了牙關，遠鼓足了十分勇氣」

○ ○ ○ ○ ○
走遍了低濕的暗陋的貧民之窟，

代序二

清清的湖水呀！

曾幾度載我們來遊的輕艫？

明明的波痕呀！

曾幾回照我們低顧的容光？

○ ○ ○ ○ ○ ○ ○ ○ ○ ○

烏黑的雲呵！

從山凹隨風飛來；

驟狂的雨呵！

莫把我們的小船打翻！

衣溼，履溼，身也冷溼，

坐在集頭的人兒呀！

快加力扳槳，使我們早些歸吧。

○ ○ ○ ○ ○ ○ ○ ○ ○ ○

明月才從湖邊升起，

我們是繁華場中跑來的人，

那里認識你如此大的圓盤？

二代序

難怪我們驚奇了一回！

○ ○ ○ ○ ○ ○ ○ ○

等到三潭印月坐了好久。

高懸半空的月兒呵！

從樹影隙裏，眼底波上，

仍顯出你嬌小的身材！

○ ○ ○ ○ ○ ○ ○ ○

好景去了！

甜蜜的夢也殘了！

好景等着有來時；

甜蜜的夢呵！

要追回你未免太心癡！

○ ○ ○ ○ ○ ○ ○ ○

靜靜地懷念和幽想，

只留得許多別後的惆悵。

除了脆弱的他的心靈呵！

啊啊！和誰去訴說這滋味的淒涼？

七，七，十七，懺紅。

錄 目

辣裴脫之笑

夢

痛別

梅花姑娘

曉色

鸚哥

石屋嶺



辣
裴
脱
之
笑

爾

在

死神已降臨辣斐脫的一剎那間，他心裏萬分快活，含笑而逝！

仇敵啊！海根！你是奪我瑪麗的強暴者啊！我總得殺死了你，才快我心，才平我氣。上帝！何以這樣的沒有靈性！爲什麼等不到我來殺死海根，他竟先我到這修道院裏，已經死掉了！

辣斐脫伏在海根屍旁發恨，手中擎着的燭盤，燭土的油，當他的手微側轉，一點點滴在海根臉上，受傷後痛得暈去的海根，受了燭油的熱力的刺痛，他動了動眼皮。

啊！上帝！上帝真有靈性！上帝還記得我的話！海根！你還未死去啊！必得用我的刀，待我親手來結果你！

練斐脫發狂也似的準備殺死海根了。忽見那暗隙似乎有人行動，那莫非是殘餘的未逃的敵軍嗎？練斐脫心裏如此想着。

否！否！那邊好像是個女人？

練斐脫細看了暗隙行動着的黑影。

是的！那邊真是個女人。女人呵！不知她是什麼樣的一個女人？

練斐脫懷疑地擎着燭盤，很遲緩的走過去。照見了她的容貌。

啊！你是瑪麗喇！

我愛的！我夢想的！你什麼會在這里啊！

瑪麗吃了一驚，她急急奔到海根身旁。鮮紅的血，從海根的創口流出來，她輕輕地拭着。

瑪麗，什麼？……你仍愛他嗎？

我愛海根，比我生命還重要，你要殺死他，請你先殺死我吧。

咳！……

辣裴脫心裏創痛極了！苦悶地走到神像前。他覺悟了！他跪下去懺悔着。

瑪麗！你和海根躲在柴堆裏，柴車已預備好了！我送你們到海根的部下那邊去。

瑪麗我深悔着我以前癡心的愛你；我又深悔着我曾經狠毒地在村人前鞭你，因你愛了海根，我們認爲全村的奇恥大辱。啊！這些都是錯誤的。

法國軍官辣裴脫騙了柴車，離開自己駐軍的防線。他的部下，驚慌地莫明其妙。

前面有什麼東西？

德國兵士甲，站在白光劇烈的照夜燈邊對兵士乙說。

照夜燈三面旋轉了一會，果然發現了辣裴脫的柴車正在前面飛跑過來。

槍聲斷續地響了。辣裴脫已中了幾槍。他的手依舊握着韁繩，柴車總向德軍

陣線內前進。德軍見只有一輛柴車，他們擎着槍等柴車的到來。

柴車來了。車上是一個受傷的法國軍官。那是多麼奇特的一回事啊！

你們的軍官在這里！

辣裴脫狂笑地很得意般手指着柴車對德軍說。

瑪麗推開了車上的柴，伸出頭來。海根也發現了。

誰是世間最好的好人？

辣裴脫笑着問。

辣裴脫創口破裂，他從車上跌下地來。

瑪麗奔前去扶他起來，他已死了。

瑪麗放聲大哭。

一個最後的敬禮——海根從地上勉強站起來，舉起他的手。

在這敬禮中，恐怖的黑夜，悲慘的熱情，只有辣裴脫的笑容，永留在人間。

夢



灣潺湲不斷地流的河水，——從青山的凹處的飛瀑與鳴泉下面的許多小澗及狹谿併合起來，自然的流成了環繞L村的含有無上美意的一道河水。——日夜奏出它令人心曠意遠萬念俱寂的「幽靜之曲」，只覺得心靈上的「大自然化」，許是忘懷了世界上的一切，而入於山明水秀的愛意美味的溶液，似乎眼前的L村，就是塵世的桃源，從不聞世亂兵禍的茶毒與流離之苦。

L村的住戶，除掉特意來住的有錢的幾個富戶，在山頂水涯，建築了傲人的華美精緻的別墅來炫耀外，却有個富於藝術天才的L君，——一個初期的肺病患者——因城市中沒有他相宜的不費錢的住處，于是由朋友的介紹，才來這L村裏；擔任了富商L小姐的教館。他到了這樣一個清靜美麗的青山綠水的所在，非但有許多天然的風景，足以慰安他的精神，健養他的身體，他還能在夕陽將要西沉

的時候，坐在後花園大石上細聽流水的低奏，飛鳥的過影，更有從他女學生 T 小姐的房裏傳來的批麗娜聲，有時再能聽見 小姐的歌喉宛轉的一種尖銳聲音，尤其容易使他聽得出了神，直坐到暮，蒼茫「夜之黑幕」快罩蓋了大地，誠然，T 小姐的披麗娜本已十分純熟，而且樂聲的抑揚頓挫裏，還有她誘惑性的清歌，竟會教牽牛歸來的牧童，也覺得好聽而駐足在柳蔭底下，因此，B 君往往爲了他們粗淺的腦筋，也能愛到藝的深味，雖則他們隔河望着別墅而正在羨慕，未必是他們有聆音識曲的本領，但 T 小姐的藝的感化與魔力，禁不住他們微笑着了！

隔河牧童的聽歌，B 君久了便也看慣，不過當在他們細語談論時，他們幼稚的心裏，不時發出懷疑的批評，——批評 B 君既做了 T 小姐的教師，爲何不去站在 T 小姐的身畔，可以聽到更清楚的歌聲？偏也遠遠地在隔河的大石上一個人呆鳥般坐着？——隨風隱隱地吹到 君的耳朵裏，B 君也覺到這些話天真得有味而好笑。等到他們回去的時候，天果然要黑了，霞光也紅得滿天一樣，青山也變得

深紫色，河水也染上一片粉紅的光彩；最有關係使得他們不能留戀的，是T小姐的琴聲歌聲停止了，B君偶然回頭去望別墅中的T小姐的臥室，窗門總是開着，T小姐沒一次不站在窗口，癡癡的凝望着，B君料想她也是賞鑒和領略晚天好景佳趣，他毫不措意地仍看他們牧童和牛的背影，從堤上樹隙裏漸漸消失。



女士的家庭，非常簡單，只有母女兩人，婢僕却有六七個，父親已逝世了五年多，家產由她的叔父保管。——就是薦B君來教課的朋友

——她母親的意思，如今T小姐年紀只十七歲，出嫁還早，并且傳統觀念很深的女人，當然希望招一個品學兼優的女婿，付給他這一份富有的家產，與她女兒一輩子過快樂情愛的生活，她方才死也瞑目。可惜她們爲了省除麻煩，歡喜清靜起見，母女兩人來住這山村的別墅，她自己一天到晚念經吃素，她女兒則琴書自娛，各安適她們的鄉村生活。在T小姐的母親，本來十年如一日，決不會感受到

寂寞和慵懶，但她的女兒，有時總不免覺得太冷靜些！

T

太太日夜懸念她女兒的終身大事，可惜，這一個美麗的山川鍾靈的L村，偏找不出半個品學兼優的人才，值得引起她的注意的，更無從替女兒解決這重大問題了，於是，T太太不免在幾個靠得住的親戚面前，說了些委託物色佳婿一類的話。——尤其是她所最信任的她丈夫的兄弟——

T小姐在，君到館授課的第一天，她心中就起了疑陣，他想她叔父爲什麼介紹一個廿多歲年紀狠輕的先生來教她讀書，她自以爲她叔父聘了容貌清秀，學問淵博，性情和婉的B君，她母親也不反對，或許是有某種用意，因此，T小姐的對於B君，總不能因B君的養病而來的瀟灑態度，便消滅了她深結的疑團，於是B君的一舉一動，雖則B君未曾覺到他處處的監視與試探，他依舊自在地在只顧他的自己。他是個情瑋的失敗者呵！他從四次的失敗上，使個感受着女性的不易親

近，他曾經咒詛過女性，惡恨過女性，到後來他以女性本來如此，不如此便非女性，也許這樣便是人，非這樣恐怕不是人，否則，他只好算是人的當中的獨特者之一而已！

日

子久了，T小姐與B君也相處得慣了。在讀書之暇，T小姐有意無意地問起了他的往事，他因為熟了，毫不避諱的偶然談起他失意的回憶，無論他如何的曠達，總掩不了心頭創痕的外露的悲苦，贏得T小姐代他不平，引起對他遭遇的可憐——。

B君的嗜好和習性，在不知不覺的流露中，已被T小姐知道得狠明瞭，有時候，B君因了飲食佈置，處處完全能合了他的心意，使他想着了便有些驚訝，但一剎間，他又把這些事認為偶然的巧合，大概館家的脾胃和習性，狠多地方竟與他相同罷了！

夢

T

小姐的讀書，非常用功。B君會笑說她太用功了，怕要使他來不及教授呵！但T小姐聽了，只向B君微笑，依舊極用功於她的課程，或許是因了，君的獎勵的話，她覺得無上的慰安，榮譽，更不敢怠惰了吧？然而，B君真在憂慮她太用功呢！

「B先生！我們出去繞一週L村，到東邊山上去跑一回好嗎？山上聽說有比我們園裏更大更美麗的蝴蝶，請B先生帶了珠維紗網替我們去捉幾隻好嗎？」誠懇地天真地說着，她把現存做好的捉蝶網向B君面前一揚。

「跑山狠吃力呀！我病後怕跑不動，莫到了山上，上得下不得，那才笑話呵！」B君曾經兩次這樣淡淡的微笑地回絕她。

她聽了，君不肯同她跑山的話，她當時失望了，心裏非常不歡！但過後她又猜想，君或有更深的用意。

涼

秋天氣的一鉤新月，從一枝樹梢掛到另外一枝，T小姐坐在河邊的大石上，——就是B君常坐的賞玩雲影霞光和聽悠揚琴歌聲的那一塊大

石。——她覺得有人掩住了她的眼睛，她嚇了一跳，用力扳去掩她眼睛的手，手一鬆了，她回頭看時，她驚喜交併，那是素來對她冷冷的嚴師：君呀！

『妹妹！你一個人悄悄地在此做什麼？莫不是看我樣來賞玩大自然嗎？』

B君與平時不同地用特別溫和的密愛的口氣對她說。

『B哥哥！你來得正好，我們談一回吧？』

B君走近了幾步，和T小姐並肩坐在大石上，兩人絮絮地談起了一切。……

一鉤新月，移過了樹梢，隱沒在樹葉裏，也許是月兒姊姊怕羞，不好意思大膽地看着他們。

T小姐的頭漸漸低下了，B君右手放在T小姐肩背上，左手正在撫摩她的頭髮，突然勇猛地扳起她的頭來，他的嘴狠迅速的湊上去，接了一個熱烈的濃情融和的長吻！……

樹影不見了！紗窗上一鉤新月，照到沉寂的臥室裏，映出幾條明亮的白光。T小姐掀開了床上的電燈，小說書拋在枕邊，她獨自臉紅地回味着剛纔甜蜜的夢境！

B

君無聊得狠，獨坐在課室裏，T小姐帶了她應讀的書走進課室，看見了君的背影，回想到昨夜的夢境，她的脚步進退兩難，心裏覺得非常的不安定，等到君回頭見了她，她喚了聲「先生，她的頭不自然地扭轉了一邊。B君一看見她書中夾着的一本名目奇特的小說「麗綺娜」，他便向T小姐說：

「T小姐；今天來得早，你手裏的小說，可能借我一看嗎？」

T小姐也不回答，遲疑了半晌，才把書授給B君，B君隨手一翻，見裏面寫着一行字在小說的原文「你愛我嗎」，上面却是B君的名字，B君一呆，T小姐已搶前走近B君身旁，俯下了頭伸手來想取回這小說，當她的粉香膩人的羞紅的臉擦過B君面部時，B君起了一陣熱辣的激動，他突然拋棄了那小說，瘋狂地抱住了她的頭頸，在血紅的櫻唇上，粉香的嫩臉，莫明地狂吻了！

窗外脚步聲響，他一眼看見窗紗旁閃過兩個人影，似乎是T太太和一個大頭，B君心頭跳躍得萬分厲害，望了望T小姐，臉上顏色通紅，他自己也覺得臉上熱得異樣！

「剝剝剝！」T小姐進來時隨手關上的課室門響了幾下，真是T太太與大頭頭緩緩地推進門來，只聽得T太太道：

「小姐在這裏呀！去吃點心吧！」

T太太站在門口說完了話，仍關上了門退了出去。B君望着窗紗邊，兩個狠

夢

清楚的頭影閃過。

第二天，到了上課時，T小姐在課室內等了好久。不見B君，T小姐叫鴉頭到B先生臥室外去喚醒他，她以為也許B先生還未起身，但她又疑心B先生從來是起身得很早，不會有過這樣的事。

等了一會，那鴉頭回說B先生已走了！

「走了嗎？幾時走的？你爲何知道他已走了呀！」

T小姐驚疑地問她的鴉頭。

「小姐！B先生真已走了，我在他房門口喚他不應，一推他的房門是虛掩着，裏面書籍零亂，我本想回來告訴你，走到廊邊又碰着看門的老王，他手裏拿了封信，他叫我帶給小姐，他說B先生臨去時說家中有要電來催他回去的，匆匆提了箱子走了！這一封信是囑交小姐的。」

T小姐接看了信，臉色灰白，似乎站不住，她的鴉頭慌忙趕上去扶住了她。



——隨嬾監舞——銀海錦波之一——

——從巴黎回來

麗嘉快活地跑到了家裏，見她母親正在做針線。

(麗)——娘！我已回來了！

(麗母)——呀！阿麗！你回來嗎？

麗母放下她手裏的針線，抱住她女兒，互相口親了！

姚南匆匆入。

(姚)——伯母！麗妹回來嗎？

(麗母)——沒有回來！誰告訴你回來呀？

(姚)——伯母！你騙我呵！麗妹一定回來了！

別 痛

(寶母)——是的！她在樓上更衣，你去見她吧！

姚南奔到扶梯邊，麗嘉正走下來。麗嘉見了姚南，遲疑了一回。

(姚)——麗妹！你不認識我嗎？自從你到巴黎去教書後，我們好久不見面了！

(麗)——你是姚南呀！

姚南和麗嘉快活地握着手。

(麗母)——阿麗！姚南！你們從小相愛慣的，爲什麼不口親？

麗嘉與姚南忸怩了半晌，終究在微笑裏抱住頭臉靠着臉了，

(姚)——我至愛的麗妹！你可願意做我終身的愛者？你嫁給我好嗎？

(麗)——南哥！我一輩子值得愛的人兒！我把所有的愛，永遠付給你，永遠是你的！

二——到巴黎去

在舞場的後臺，姚南見了麗嘉。

(姚)——無恥的！你欺騙我呀！下賤的！你是最下賤的舞女！那裏是一個尊貴的女教師呀！

(麗)——南哥！我有不得已的苦衷。家鄉的人，誰也不能諒解我。假使我說出我是個舞女，他們誰都要唾棄我，恥笑我，咒詛我。南哥！我愛的！我怕這無關係的事，使你因了它煩惱，所以我不肯告訴你，我那裏存心要欺騙你呀！南哥！我們深的愛，只要我們深深地愛着，這些題外的事，不必管它吧！

姚南走了。

姚南吃盡幾年流落在巴黎，無人援助，受盡經濟壓迫的苦處。後來由瑪茜女士幫忙，做了電影明星。并且愛上了她。

三——旅館內

(茜)——今天爲什麼煩悶？我愛的！

(姚)——又碰到了那個薄情的女子！欺騙我的女子！

(茜)——唉………

房門剝剝的響着，麗嘉以爲幾年相思的姚楠，已接到的她信特來見她了。

(麗)——誰呀？進來！

麗嘉躲在門後，想和姚楠開頑笑。門開了，進來的却是一個女子。

(茜)——麗嘉姊姊！我有一件極重大的事情要求你。姚楠！我多麼愛他呀！他是我的！他是我的！求你慷慨地讓給我吧？你的信，在我手裏，他沒看見。

(麗)——唉！我也愛他啊！世界上沒有了他，不如消滅我的生命吧！我的生命只爲他而存在！我萬萬不能不愛他呀！瑪茜和麗嘉都哭了！

四——醫院中

茜——你的傷沒有好，你安靜些！你別在睡夢中喚着她。她在X戲院失火時，你去救她，你受了傷，她却平安地被救出。

姚——麗妹！麗妹！我至愛的！我的麗妹呀！……………

瑪茜低着頭，愁悶地坐在病榻旁，依舊天天留心地服侍他。

姚——麗妹！麗妹！我至愛的！我的麗妹呀！你既願放棄一切而來愛我，我本來是你的呵！……………

瑪茜低頭發愁。

麗——醫生！我有要事，離開此地，到倫敦去。

讓我一見姚南吧？

別 痛

(醫生)——不能！他病得很厲害，你去了倫敦再回來見他，那時他可以全愈了！
(麗)——我一定要進去！我一定要見他。

醫生攔住了麗嘉，麗嘉無可奈何，含淚而去。

瑪茜暗自想着：

——麗嘉天天有信來。姚南雖也愛我，但沒有對她那般濃厚。他天天見了我還要煩悶，他一接到她的信就覺到愉快。

五——痛別

狂風暴雨中，瑪茜提了行篋。留了封信給姚南。吻過了他的手，忍痛離開病榻，橫豎姚南的病也快全愈了。她向門口走去，一步遲緩一步，心如刀割，末後，她發了決心，冒着風雨，飄然遠去。

別 痛

〔姚〕——麗妹！麗妹！我至愛的！……………

姚南睡夢裏儘呼着。一會兒他醒轉來，不見瑪茜。無意中他發現了一封給他的信；他細細的看下去。：

南哥！我最愛的！我無緣再見的人兒呵！

〔南〕我們的會合，是我們情愛的萌芽。但，情愛呵！你是甜蜜的？或是苦

痛的啊？情愛的方式，是絕對的相對的，不能有第三者插足其間。〔姚南

！我的愛者！你和麗嘉也愛得太深呀！姚南！我深愛你，我那裏忍心使

你沉浸在畸形的愛的苦味之中，永遠做難人呀！姚南！我的愛人！我最

後再喚你一聲：——姚南！我最愛的！只要你回想中有我瑪茜這樣一個

女子，我已很安慰了！祝你倆

情愛永堅，幸福無疆！

無福永愛你的人兒瑪茜留上



氣

候一天比一天寒冷，何況又吹過一回劇烈的風，卜過一回濃厚的雪。

趙師雄厭惡他的舊居，纔搬到這羅浮山來做住家。或許他是愛看山上的梅花，也許他心理上毫無感覺到什麼，他不過要搬就搬罷了！斜陽照在窗上，一抹淡淡的紅光，穿進了屋子裏，師雄倚榻小睡了一回纔起來，身邊爐子裏燒着炭，炭上的白灰，已把火掩沒了，只有微弱的熱力，從白灰底下透起。師雄伸了伸腰，打個呵欠，他懶懶的站起身子，走到書桌旁，他似乎覺得有些冷，彎了背手縮在袖筒裏。他緩步向書架上隨手拿了一本書，本想在這寒冬裏讀書做消遣。

翻了翻書，師雄又覺得無聊，他開窗看看，冷氣一股，衝進了房裏，他身子微微顫動，打了個寒噤。他一眼望出去，庭前的梅花，開得非常繁密；山上的梅花，更其是萬千白點，比雪均勻得多。

梅花誘惑了師雄，催動他出門的興趣，使他忘懷了讀書。他關上窗，戴了紅風帽，換了身厚棉的外衣，閒散地離了家，登山看梅花去。

山路越走越遠，天色迫近垂暮，師雄心想梅花略看後也就夠了，還是早些回家去吧。他打定注意，正要迴身走向原路。他覺得兩足微痠，便找了塊大山石坐下，在大山石旁，有一株粗大的梅樹，可做他的靠背。

他坐了不少，被疲倦所征服，朦朧中已不知不覺地睡去。

梅

花姑娘獨坐在深閨裏，停針拋繡，靜悄悄地看着爐烟繚繞，在空中時時盤旋不已。正在看得出神，她的鴉頭捧了個盤，盤中有兩碟精細點

心，跑進門來，喚了一聲說：——

「小姐！肚子餓嗎？可要吃點點心？」

梅姑娘聽了，心裏一震，似乎從夢中醒了轉來，她斜眼一瞧，淡淡地回答

梅花姑娘

「你把點心安放在茶几上，你就去煮熱水，待我洗一個浴吧！順便你去找找小翠，牠也不來伴我寂寥，不知飛到裏那去了！」

浴

室裏的水蒸氣，散漫得像迷霧一般，梅花姑娘的晶瑩的肉體，在模糊中更是柔美。她洗罷了浴，嬌倦萬分，倚靠在桌上，兩手掩在下顎邊，恍惚地小睡着。小翠已被她鴉頭找到，牠從外面飛來，一直飛進浴室裏，歡樂地亂叫不休，把梅花姑娘喚醒。她覺到身子微涼，便去穿上了衣服。小翠飛在她的肩上，她摩撫着牠的美麗，光滑，和柔軟的羽毛。鴉頭正急匆匆地跑來，告訴她一件奇事。她見了小翠和梅花姑娘，她略一遲徊，她說：

「小姐！外面有一個文縐縐的書生，正在梅花樹下踱來踱去。嘴裏似乎哼着詩調咧！」

梅花姑娘

梅花姑娘沉思了半晌，他想這樣寒冷天氣的薄暮辰光，有誰還依戀在梅花樹下做獸子呢？待我去瞧一個明白吧！

「管他什麼！你快去預備夜飯吧！」

梅花姑娘打發她的鴉頭，她捉下小翠，一個人獨自走到門口，果然有個書生，正待細看，那書生已回過頭來，瞥見了她，又回了過去；或許他心裏起了強烈的不安，使他進退兩難，呼吸也特異地窒息。梅花姑娘莫明其妙，仍望着他到底怎樣。見他停了一會，轉過身子，恭恭敬敬地跑到她身前，作了一拱手道：——

「請問小姐，這裏是何處仙鄉？小可貪看梅花，走錯了山路，乞恕冒昧，千萬求小姐指示一條歸途，小可不勝銘感之至！」

「這裏便是羅浮山。先生貴姓？尊寓何處？」

「這裏仍是羅浮山嗎？小可便住在山下。初來貴地，未識芳鄰！罪甚罪甚！」

梅花姑娘

「先生原來是敝山新鄰，有失迎迓！辱蒙惠臨，非常榮幸！假使先生不嫌簡慢，請至寒舍稍坐，再送先生歸去。」

趙師雄忸怩多時，梅花姑娘頻請不已，他滿懷狐疑，想待不去，又是盛情難却；去呢，又是素不相識，并且男女有別，日暮來此，既不知梅花姑娘家庭情形，總覺不大妥當，所以他一邊走路，一邊胡思亂想不已。

最後，他決定進去看看再說。

梅花姑娘殷勤招待，談詩論文，說得趙師雄五中悅服，漸覺她非常可愛，平生未遇過這樣一個絕色能文，談吐雋逸，瀟灑有林下風的女子。這時候天已昏黑，室中高燒紅燭，茗香爐烟，滿室生春。團圓明月，也從樹隙透照窗前。歡裏光陰，那里還覺到長夜如年呵！

趙

師雄萬分愉快，見了梅花姑娘，深喜此生不虛，他又想起如此良宵，如此情景，萬不可等閒辜負，便問梅花姑娘道：——

「有着無酒，其如良夜何？」

梅花姑娘含笑回說：——

「僕亦能飲，惜今宵不知先生光降，故家釀已盡，村醪未沽，待僕再籌思一下。」

師雄想了一想說：——

「山下好像有引酒家，何不走下山去，共謀一醉。未知小姐尊意如何？」

「那有不可之理，就同先生去吧。人生能有幾回醉？佳會不常，好夢難再，這樣的良辰美景，賞心樂事，迂書生容易辜負，我們正不必效法，自鎔於愁苦之中！先生想也不以為說得太狂放吧？」



國的明月，照得地上宛如雪後般的潔白，嬌豔幽倩的梅花，在月光照上時候，更顯出她娟秀淡泊的精神，一陣陣沁人心脾的清香，當梅花姑娘與趙師雄走近時，使他心裏喜極，萬想不到有這樣好的境界，因而覺到以前的欣賞梅花，還是隨俗附雅，未能真實的領略到梅花的佳處。只不過跟在人家後面同樣的含混自以為得其風趣罷了！何況今夜明月多情，朗徹大千，萬籟俱寂，靜味直透到心靈陶醉裏，更有梅花姑娘，同着他一起談笑並行。他覺到疑惑了。——疑惑着身在仙宮蓬萊之間，或許這是一個溫馨的夢境，或許他真個今生今世不回去了，便這樣的圓滿地銷磨他的一生。——

然而，霎時，她又深慮着這種境界的容易消失。

梅花姑娘見趙師雄深思甚久，彷彿就已猜透了他的心事，她笑着說：——

「先生何不達乃爾？世間萬事皆有因緣，因緣盡了，便各散去，緣來時，又能相見；前顧茫茫，後顧更是茫茫，一切不必思量，過去都幻，未來更幻，

從無中以爲有，有時且盡量享受，那末，何往而不樂，憂慮太自苦啊！」
師雄的思潮，被梅花姑娘的議論打斷，他也禁不住啞然自笑。他抬頭一望了前面，山脚下樹梢屋角邊，扯起一塊酒旗，他指着道：

「小姐！前面已是酒家！今宵得遇佳人，親聆卓論，小可枉讀了半生死書，漸愧慚愧！閒話不提，我們且去大醉一回呵！」

到

了酒家的門前，門縫裏燈火未熄，還有人聲，趙師雄走前一步，梅花姑娘跟在後面。

「開門吓！酒保，我們來喝酒啊！」店門蓬蓬響了幾下。

店門呀然開了，酒保探了探頭，見是趙師雄，原是一位熟識的，曾經來喝過幾次酒的主顧，他彎着身子，笑道：

「請趙大爺進來吧！外面很冷呀！那位小姐，可是同來的？也請快到裏邊去

梅花姑娘

坐！」

趙師雄在門側邊立定，請梅花姑娘先進去，梅花姑娘微微一笑，秋波望着師雄一轉，窈窕婷婷地跨進門口，兩人揀了個潔淨些的坐位，面對着坐下。

酒保取上了酒，送上了菜，一杯一杯的對酌起來。



色照過了中庭，漸漸移到了西山的樹林裏，梅花姑娘與趙師雄已醉眼模糊，走起路來，也不十分穩定，兩人踉蹌地出了酒家，相扶着同

走。

走了一程，趙師雄突然哈哈大笑道：——

「想不到我趙師雄今宵有這樣一個快活的大醉呵！『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俗不可耐的牡丹，尚有人願意爲它而死，何況清高絕俗的梅花呢？」梅花姑娘輕漾醉眼，看着趙師雄的態度，心裏很明白他多吃了些酒，以致如

此，名士狂態，非但不覺其可憎，她正芳心竊喜，能聽到這樣率真的話呵！

『啊！這裏已回到了寒舍；請先生稍睡，等到天明，便教小翠恭送先生回去吧！』

梅姑姑娘在路中受些寒氣，酒又吃得少些；所以便清醒轉來；趙師雄心理清楚，眼中昏花，脚下軟疲，自己全無主意，儘她梅姑姑娘扶到門前，敲開了門。

梅姑姑娘的鴉頭睡眼惺忪，衣衫鬆亂，手裏擎起燭台，開門照他們一下說：

『小姐與趙先生回來呵！我等了半夜，剛纔睡去。』

趙

師雄在醉中只覺得衾暖如春。柔適無比，似乎自己睡在深閨繡閣之內；流蘇低垂，濃香微度，勉強睜開醉眼鎖定了神，見梅姑姑娘玉態橫陳，紅暈雙頰，雲鬢散滿了枕畔，夢中還是笑靨向人，酥胸袒露了一方，乳峯隱隱的高起。師雄越看越痴，越癡越看，他一手撐起身子，想更細看她一下，誰知

梅花姑娘

酒力未消，腕弱難支，一個鬆軟下來，宛如從天空下墜，滿身冷汗，聽得啊呀一聲，宿醒忽解，揉開眼再看時，依舊在梅花樹下，身子靠在石旁。

月光滿山，天還沒亮呢；樹枝上啼聲宛轉，正在歌唱着「別離之曲」。

師雄大大的驚訝驚愕起來，抬頭瞧去，原來是一隻翠羽錦翎的青禽。

那青禽見他仰望，便停止歌聲，繞樹三匝，飛鳴而逝。



曉

色從窗隙透了進來，雜色的花洋布的窗簾上，便分了明暗和深淡。睡與正濃整日夜迫於生計忙於事務的B，夢中得意地做着他的著作的風行一時，他興匆匆跑到書局裏去，書局裏的大塊頭老板，嚙開着嘴，像米勒佛般的含笑歡迎他，那是他從來所未見的奇遇，使他受寵若驚，他心裏萬分狐疑，他還以為這是惡意的笑，大概他的著作，銷路不行，那書局老板或許是譏誚他的著作，做得不合時宜，不能受社會上讀者的歡迎，所以他笑他不自量力，版稅怕一個大錢也拿不到吧？

「勢利的老板，沒眼烏珠的人們，你們都是色情狂，都是殺肉感覺迷惑了的可憐蟲，你們把純潔光明的心地，偉大奮發的魄力，都沉淪在肉感之中，你們只曉得肉感是你們的興奮劑，是你們的嗎啡針……」

書局老板見他鐵青色的沉着的臉色，這種模樣他曾經看見過不止一次，所以他以為平常得不足注意。

「R先生！你來了。好極好極！你的大作，兩月以來，初版三千本，快銷完了，如今已預備再版。我們書店裏，總共只剩百餘本書，你的版稅每本一角二分，共計大洋三百六十元，你就算了吧。」

R聽了一呆，這個意想不到的銷數之快，使他驚奇——驚奇得心裏還以為是假的。也許狡猾的書局老板，故意和他開頑笑。否否！看書局老板那副神氣，一定是真的，決不會假。三百六十元，怎樣支配呢？五十元付清三個的房租，十五元付給女傭，一百元還了Y君的借款，半年的利息，也須十二元了，五十元就替自己和我的可憐的戀人添些衣服吧。還剩——只剩一百三十元了。將來她生產時醫院裏的住費，二十天是綽乎有餘，不用再愁悶了。天哪！天賜給我意外的幸運，纔把我從最困難的難關裏拯救了出來。我從此再不能愛她，再不能自墮情網；

我從此應努力地專心發展我的前程，在枯澀的人的滋味中，找尋些刻板的敷衍的生命之希望吧。

書局裏的老板，把一疊一疊的花花綠綠的鈔票，從抽屜裏拿了出來，低着頭萬分細心的默數着。賬桌邊的鐘，的搭響着，其餘一切都在靜默。R 只覺到心房的跳躍，兩眼直望着一疊疊的鈔票，五元，十元，一元的也有，怪不得那書局老板要數得仔細，我也停會應該細數一下啊！五元，十元，一元，三種不同的鈔票，數時果然麻煩，用起來却非常便利呵！

R 拿到了鈔票，走出書局的大門，他想想他的大作如此受人歡迎，他更想再努力趕快做一部，將來生活寬裕了，也許仍有機會愛她——她是多麼溫婉，多麼耐得辛苦的一個安琪兒啊！唉！總是我累了她，害了她，使她有家歸不得，她雖說這錯誤的造成，總是她太深愛了我，不能制止意外的襲擊，誘感她好奇的嘗試，纔弄到如今的困難地步。她呵！她一點不怨，非但不怨我，連她的自己一點

沒有怨的意思。啊！罪人！我真是萬惡的罪人！純潔的少女，我應該當聖母像般看待，如何動了狎侮她的念頭，使她受苦。懺悔吧。我長跪在她的面前，求她恕宥我以往的罪惡！求她裁判我應得的處分。但，你看，她，哭了，她的一雙春蔥般細嫩的玉手，又伸了出來，在我的頭上摩撫着，她顫聲說：——

「起來吧！我至愛的R，你別如此吧？我們的事，是前生註定的，決不是我的罪惡。」

「前生註定的，真的嗎？一切的罪惡，都可委之於前生嗎？哈哈！我更去引誘幾個少女吧！」

曉

色益發透明了！窗上雜色的窗簾，已被太陽的殷紅之光染遍了全部，都變成紅透了。R醒來時，見她已起身忙着煮點心，燒面水，洋風爐上下下的響着，熱氣從鍋蓋縫裏衝了出來。他的大作呢，他昨晚纔送到書局老板

那裏去，見那老班一副不甚高興的樣子，似乎嫌他名氣不響，銷數不多，不能多賺錢。

「H，你起得這樣早，何必呢？」R十分憐惜她說。

她回頭微笑。她回道：——

「R！時候已七點半鐘，你昨夜不是說今朝須起身得早些。八點半鐘，你要趕到W先生那裏去，向他暫移二百元，至少也須一百元，那末，我生產時不致尷尬，住不成醫院，請不起醫生，其實，像我這種人，世上多得，沒有錢去住醫院或請個女醫生，不妨隨便叫個舊式接生婆，橫豎我即使死了，也不值得你悲惜，你可一心一意地努力你的前程呵！」

說到這裏，H有點眼圈兒紅了。

「H！以後別說這樣的話！舊式接生婆，我始終不信任她們的，尤其是你的本身，那肯輕輕地把纖弱的生命，付託給她們啊！無論如何，醫院必須進的

，醫生定要請的。你的身體，只要能夠平安，我就萬分安慰和快活，小孩子如其死了，那更僥倖，否則我預備送給我的好友，他結婚後已近十年，沒有子女，我誣他是另一友人的兒子，因兒女太多了，所以願意送掉，永遠斷絕，不相來往。咳！真實省事點，我大可不必如此去辦，把小孩子拋在育嬰堂裏便了。」

「且！你我的結晶，素不喜歡小孩子的我，偏覺得不忍心胡亂拋棄，却希望他長大成人後，我看得見他做一番事業呢。可笑可笑，癡心妄想，我的心地，不知怎樣會慈柔到如此境界。」

且笑了！停了半晌，她說：——

「到了那時再說，拋棄也好，送掉也好，看情形而定。」

近

幾天的R，到處看不見他的影蹤，他家裏孤單單的母親，着急到了二百二十分，她寫信告訴他的遠在K省的父親吧。或許他今天就回來，明天要回來，後天一定回來的。年高的他的母親啊！倚閭而望，盼了好幾天，盼不到她深愛的兒子的歸來，使她眠食不安，精神恍惚地胡思亂想，疑心她的兒子，怕出了意外吧。

「啊！母親！我回來了！」

「啊！均兒！你真的回來了嗎？」

R的母親，有些不自信地說。

「這幾天在那裏？你身上可冷嗎？我天天寫信給你的父親，但我又天天以爲你是將回來的。均兒！你終究回來了呢！——平安地回來。——你……你的臉瘦了些，然而你的氣色還好呀！」

「母親！我有點事，有點朋友的事，與我的前程，也許多一發展地，我匆匆

出了一次門，來不及回來告訴你，累你耽驚受怕，因為太忙了，所以連信也未會給你一封。母親！你總能恕過你的兒子，我真要向你請罪了。

R 一連串的假話，總算把他的母親安慰好了。他心裏非常快活，他快活着他的母親能相信他的話，免得多添煩惱，過分的憂慮他兒子的將來。

「均兒！你平安地回來，我心裏十分快慰。你的肚子，大概有些餓了。此刻已是四點鐘，中飯早就吃過，吃了便也消掉。我去煮些你愛吃的清麵吧。」

R 的母親，起身走向廚房那邊去。R 站了起來，在客室中踱了兩圈，他擱躡着一隻腳，手撐在下頰底，坐在沙發上亂七八糟地想着：——

——她此刻怎樣了？她一個人在醫院裏，危險的時期曠已過去，但她一個人總嫌寂寞吧？——過分的寂寞啊！她眼前不看見我了！我今晚總得設法去伴她。

——我屢次勸她，當心些。她總回說不妨事，如今果然變成難產。

——難產！多麼可怕的一幕影像啊！

R的頭覺到昏黑，他再也沒有勇氣去想到他的戀人H的難產的一幕。

天

纔黎明，人力車一路拉來，爽人的晨風，把影像留得格外深刻，黑沉沉的大公司的高大的洋房，非常偉大的矗立在靜默的空氣之中。一輪血紅的太陽，從青褐色的雲裏，散滿着紅的朝霞，漸漸升了起來，暗示我們光明快來了。一向處在黑夜般昏沉的R。啊！他從黑夜裏已見到光眼，黑夜使他嘗受多少苦味？黑夜真是惡魔，他祈禱着：——

「黑夜呵！永遠沒有黑夜，別再在光明消失後，又降臨到人間吧？請你千萬不要降臨到人間啊！」

R的手裏，手裏是什麼東西？喔……呀……呀……呀……呀……

他坐在人力車上，冷風一陣，把手中的初離娘胎的嬰孩吹醒了。他用手掩住

了嬰孩的頭。他想着……

——可憐的嬰孩！你初到苦惱的人間來，你可知道你已被環境惡魔，強迫你離開了你慈愛的美麗的母親嗎？你睜眼看時，你已不能見到你母親的顏色，那能想像到你母親與你分別時一種淒苦的面容啊！

——上帝！願你愛護這可憐的嬰孩！願你不再賜一個小孩給我的那位好友！願你多賜一點愛意給他未來的父親和母親！願你賜一個良好的前程，給我這可憐的嬰孩！願你……

「先生！X里到了！那一條弄是不是呀？」

「是的」

R的聲音咽住了。

大

門開的時候！R的好友D，迎頭走了出來，R裝出笑容，高興地歡喜地呼着：——

「老D！小孩子來了！你快去請個奶娘！如今你可不必與伯道之變。你已有兒子啊！」

老D的夫人，在廂房高喚：——」

「D！快抱來給我看啊！」

老D抱了嬰孩進去，R只背轉了身子，低下了頭，掉下兩行眼淚來。





年舊歷的元宵節，李奮到他的新友文綺女土家裏去閒談，剛進門口，恰巧文綺整着圍巾走將出來，李奮見了一呆，心中却一半兒歡喜。

「出門嗎？那裏去呀？」丁女士！」

李奮脫下了帽子，身軀微彎着帶笑地問。

文綺瞧了他一眼，望了望站在身邊的弟弟，他正在忙忙的梳理他的頭髮，她

回說……

「新年裏最悶氣也沒有，坐在家裏，懶洋洋地像要睡去，還是跑向外面走走，疎散疎散精神。冷天城內有廟會，隨意去隨喜隨喜，無非是軋軋熱鬧而已。我本也不想去，但無聊中借此消遣，又禁不起我弟弟的催促，所以就去頑一遭。李先生若高興去，不妨加入這小小的觀光團。」

李奮忙連聲答她：

「我也空閒得很，特地來瞧你，談談什麼，你們高興去看廟會，好久懶得進城的我，那有不願意去光顧光顧的道理。你們整理完了，一同去頑吧。」

人

山人海的廟會，穿紅着綠的男女，蚨蝶般擠進擠出，到得人多的地方，用盡平生之力，往往還不能前進幾步。李奮文綺和她弟弟三人，在人少處左顧右盼，瞧見鄉下人的姿態，非常好笑。他們信步走盡一條街，街東角有許多賣傢具的臨時小攤。最觸眼簾的，是一對鸚哥，綠的濃艷的光彩，逗引起無上的愛意，白的也純潔到心靈上如看着聖母的神像。文綺和李奮不覺站住了細看，年青的鸚哥正似人般的沉醉在顧影自憐的春風裏。一對配得妥當的伴侶，互相愛憐着青春的難再，綠的不時把頭投在安慰的溫柔的白的懷裏，白的也依依地摩撫般擦着綠的頸項。

賣鳥的北方人，嘻嘻地笑着臉撐了腰，深藍色的單布袍，罩在短衣褲外面，藍布袍的開縫處，露出亮晶晶的烏黑的沖毛葛褲子，褲腳管緊扎住了條帶，他無意中擱起了腿，在一隻彎曲不正的樹幹做成的狹長凳上，當他心裏深感興味地望着李喬和文綺。他的粗糙的手，不知怎的推移到沖毛葛的褲上，起了異樣的感覺，他吃了驚，忙放棄一時年青人的甜夢，而被愛惜褲子的意念所克服，他的眼光立刻會變做可惜中還僥倖的表露。看廟會的優，子手裏拿了油膩膩的東西，望着野眼，邊吃邊走撞過來。一個驚嚇，他的膀子已劇烈地碰了李喬一下，李喬的癡念，一剎間化為煙雲般縹緲無蹤，自然地文綺做了個笑臉。

讀

書回來後的文綺，總是坐在廊簷邊逗弄着一對鸚哥，那鸚哥經了半年多「教話人」的訓練，簡短的句子，已能上口，文綺深怕刁頑的小花貓來侵害牠們，從鸚哥進門後便不喜歡小花貓，時時驅逐牠到母親房裏去。他逗

弄得鸚哥厭了，她抱起癡心地昂着頭坐在身邊的蜷毛狗靈靈。靈靈坐在文綺的身旁一刻不離，常看着一對鸚哥，或許牠的小小的靈田裏，已種了愛的根苗，或許有一天牠會夢想到嬌綠的鸚哥和牠做了最密切最最密切到忘懷了白鸚哥的境界。

琅

琅的詩聲，竟然能出了鸚哥之口，文綺隨意地背誦着的唐詩，牠們也能上句不連着下句，一會兒記起，一會兒忘掉的宛轉地像文綺聲口般發出來。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文綺背誦着，鸚哥也跟着一字不遺的低唱着。敏慧的鸚哥，值得人多麼的憐愛，文綺當牠們是學生般看待，自以為師長似的常去教導牠們。

「綺妹好清閒，做了鸚哥的先先生，收了這樣美麗的好徒弟，怪不得忙得這幾天連信也不給我一封，害我老是盼望着。」

李齋趁文綺教鸚哥高與時儉儉的從屏風背後逗了過來。

文綺斜扭轉粉嫩潔白的頭頸，眉睫毛鬆動了一下，露出愉快的笑容說：——「原來是你。促狹鬼！總是不肯大大方方的跑來，跑來時像小竊掩在人家背後嚇嚇人。」

「嚇壞了人怎樣？至多賠條哈吧狗，哈吧狗嫌少，再買一對鸚哥就夠了。」

李齋因她說了促狹鬼，就口頭上報復了她，這種占便宜的心理，文綺也理會了不答。她繼續說：——

「別說閒話討我便宜！齋哥！這幾天我天天等着你的大駕，以爲你大概要來的，所以懶得寫信給你，誰知你書獃子老是等信。今天想起來等得急了，因此跑了出來。怪不得士別三日，頭頸已長了三寸，非刮目相看不可。」

說着，文綺禁不住自己先覺得好笑了。

李奮微微的也陪着她笑。

鷄哥自唱牠們的詩句，雖則遺忘的接續得可笑，却沒有文綺在前面糾正牠們的錯誤，教導牠們的句調，只有哈吧狗靈靈，看了李奮和文綺，走出迴廊外，仍回頭癡望着她們。

戰

雲已籠罩滿大地，一片全民革命的聲浪，隨着軍號聲，把許多青年誘惑了，尤其是夙具愛國熱的李奮，他屢次想開口問文綺到底待他怎樣，但他見文綺從沒明白表示，他恐怕家境遠遜文綺，終究不能使文綺的父母加以青眼，因此，她萬萬不能再忍受自己心頭的苦悶。

李奮憤恨地自己付着：大丈夫不自努力去建樹些功業，獲得些勳名，自己沒有相當的地位，萬不能使人家瞧得入眼。他滿腔的熱血，沸騰到極點。幾乎燒成

個毀滅後的邱墟。身體強健的李奮，勇敢地豪壯地找了他的一個朋友，自薦到B軍D師裏去。

可怖的黑夜，在黑夜裏只見兇惡的，吃人的野獸，一羣羣趕來趕去。槍聲連珠價響着，火光熊熊地忽明忽滅，轟轟的大砲，幾乎震破了耳鼓，失了人性的愛國青年，——革命軍B軍D師的全部兵士。——正忘掉了生命，拚着死與虎狼狠般的敵軍搏撲。初到戰場的李奮，起初心裏有些綏怕，但到了這時候，槍砲已看做新年的爆竹，勇氣漲滿了血管，反而心裏十分鎮靜，留心細聽那指揮官的命令，眼望着敵軍的陣綫，一步步衝前去，黑暗中見更黑的人影幌來幌去，不時跌到在地上，他也無暇想及他們是受傷呢，或許是已經死去。

敵軍的槍砲聲漸聽漸遠，幾次的猛撲，B軍D師已佔領了五六條壕溝，逼近第一道防綫，電網長蛇般發現在眼前，指揮官下令停止前進，就伏在電網邊，靜候天亮了拆去電網。

連攻了十日光景，B軍D師已進佔了好幾處要地，一直迫近了卮州。李喬白嫩的臉，已焦黑瘦削得毫無人形，他整天到晚全副精神交託了槍上的描準，他也非嘗想念起他癡心深愛着的丁文綺。

得了三小時的休息，李喬迴想起了一切，他感受到過去都像是夢境，情愛的意味，似乎有些甜蜜，然而屢戰屢勝的興奮，更含有一種偉大的使命，和督責他的安慰他的愉快。他自己常常暗忖着：——我如今纔盡了責任啊！

暫時的沉寂，便是劇戰的開始。司令部萬急準備的命令，又隨着軍號聲而發動，在十二小時內，一定要攻下C村。李喬當然又隨D師兵士向敵軍作戰了。他們衝前一回，又退後一回，苦戰了半天，依舊站在原處。敵軍的槍聲稀了，指揮官得着飛機的報告，說敵軍槍彈快將斷絕，接濟一時却趕不上。D師的兵士們聽了，萬分勇猛，乘機一個個抖擻精神，又努力衝去，敵軍果真支持不下，陣綫上已騷亂起來，B軍一口氣突破陣綫，竟殺退了敵軍。李喬正戰得劇烈，大腿上覺

得冰般的微微涼透到心脾，他霎時又顧到敵人，並不覺得有什麼異樣。

敵軍退盡了。B軍勝利了。李喬的同伴見他大腿上一大塊濕膩膩的血。他驚訝地告訴了李喬，李喬撩起褲管，見了他自己的大腿，槍彈已穿了個洞，洞口涓涓地流出鮮紅的血，李喬纔覺到重大的創痛，他翻身倒在地上，就此暈去了。

等得李喬醒來時，他呻吟在紅十字醫院的病榻上，他的嫩白而堅實的大腿，在他萬分不願中，只得犧牲。不久，他雖已出院，走起路來一拐一斜的姿勢，便是他勝利的痕跡。

丁

文綺自李喬從軍後，她日夜爲他祈禱平安，盼望他戰勝後早些歸來。

一天，她的母親從S城回來，看見了她，和她母親咕嚕了一回，她也沒注意到他的行動，她還以爲兄妹間的常事哩。

過了數天，文綺的母親把一份當地的報紙給她看，有一篇哀李喬文的記載，

她看見李喬死了的消息，她心中碎割般苦痛，她總以為這樣一個愛她的人，天竟奪去了他的生命。她又深深地懊悔着當初爲什麼不把她全部的愛貢獻給他，勸阻他去幹這種冒險的事情。

文綺悲痛着李喬的死，對於一切眼所見到的，都深覺厭惡。她懶懶地靠在床上，眼望着帳頂出神，她母親笑嘻嘻走進房來和她閒談。她母親的手中，拿着一幀男子的照片，使她懷疑地猜想。

「綺兒！你瞧這個人怎樣？他是新近回國的留學生，也是你舅舅的朋友的兒子，學問很好，品貌也很好，性子更其溫和。……」

文綺的母親絮絮地說下去。文綺翻了個身，臉轉向着裏牀，惱恨地不回答她母親。她母親留下那照片，自顧自去了，她以為這是女孩兒家的羞澀常態啊！

藥

水的氣味，充滿了鼻子，腦中嗅了似乎難過，却又似乎爽快。文綺悠悠地從夢中般醒來，眼前擠滿了一屋子人，模糊的眼光中，只覺得許

丁

文綺的母親，第二次提及那幀照片的事，料不到文綺毅然的拒絕她的一番好意。她母親微笑着說：——

「綺兒！這樣很好的很相配的一件事，你年輕不知好歹，竟說出不願意三字，難道那家小鬼死了，你還想替他守節嗎？我看還是答應了吧。」

「我無論如何不願意。」

文綺堅決地回說。

文綺的母親冷笑一聲，又說：

「這是你父親的意思，他已看見過對方，這件事無論如何定要辦到的。」

文綺低着頭，眼眶已水汪汪地濕了，淚珠從鼻梁邊急速地淌下。

多的侵蝕。閉了回眼，再睜開看時，纔好像嘴邊有一抹鬚鬚的是她父親，淚痕縱橫在皺臉上的的是她的母親，還有兄弟和其他相識與不相識的，都一起在室中搖擺，睡的床彷彿有些浮動，也許是坐在船裏，但四面遮住的依然是牆壁，牆壁也會圓轉的打圈。

文綺吃了她父親常吸的鴉片而自殺，仍舊救活了轉來。她暫時平穩的心中，又起了悲哀之浪，震蕩得又酸又辣難說的苦味。

室中盡默了好久。

「唉！……」

那是文綺的一聲長歎呵！

戰

事結束了。李奮一撈地犧牲了他的一條腿回來。他剛回到故鄉，他還未回家走一遭。他一心一意急急的去看文綺，那知走進門來，

前的一雙鸚哥，自從文綺嫁後隨夫遠去，便沒人盡力照顧牠們，所以死去了一隻雌的，只剩孤零零自傷憔悴的雄的，牠已記不起文綺所教他的唐詩。牠見有人來，又不禁重唱着人面桃花之曲，當李奮走向廊邊，抬頭望見他時。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
……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丁家的女僕。正在室中打掃。起身瞥見了李奮。喚了聲「李少爺」。李奮站住了脚。問起文綺。她笑着道：——

「我們小姐早已嫁了個好丈夫，跟着他出門遠去了！」

李奮呆了一回。細問她原委。她望了望裏面。低低的告訴他一切經過的事。文綺的爲他自殺，她母親的設計誑她，她丈夫的親自出馬，如何如何恩愛她，她又經不住母親的硬勸軟騙，到後來才勉強允許了。

李奮低着頭回轉了身子，走出門來，在他疲弱的眼光中，頹廢的心靈上，湧

哥 兒

現了肩頭的青天白日的徽章；再移下去看，那是一條戰爭賜給他的木腿。

他微笑了，他神志中似乎向他說：——

「我眼前一切都已勝利了！」



石屋嶺

酷

——這是一年的秋天吧？——

熱的夏天，在病中難堪地消逝過去。一夜涼風，天氣已轉變得新秋的爽快了！這時我已脫離了病榻邊藥爐茶鐺的苦生涯，而漸恢復了生的意趣。我離開了烏烟瘴氣的上海，暫做了山明水秀的「湖邊寄客」，朝夕沈浸在清新幽靜的空氣裏，精神因此振作了不少，許或把明媚的西子湖，認為我唯一的慰安者，依戀着似可愛的故鄉。再不要想起有別離的一天，或者回去一件事，差不多像仙人重墮塵劫般一樣，——是一種失敗後的玄想而已！——既不會在天下享過神仙的生活，本來說塵劫已是不應該，但所謂神仙的意味，也不過推想到它的愉快和慰安，所以，即使一天到晚鑽在破屋子裏，風雨相侵，只要能感受到心靈的愉快和慰安，也何嘗不可算是已在天上做神仙呢？然而，一轉瞬間，一切的愉

快和慰安，流水般逝滅了，算是重墮塵劫，怕也可以的吧？

居

住Y洞以後，我已脫離了喧鬧的旅館，獨自去領路山中沉寂的風味。

那天我記得先把西湖飯店二十多天的房飯金算清了，從上海匯來的一百五十多塊錢，手頭只剩了十塊錢左右，一則果然在我到Y洞前，沒有一個相宜的地方——宜於我的，不是宜於別人的，——可以使我移居，所以多住了幾天旅館，二則我起初也不能自料西湖的可戀性，到底有若干日。如今，錢的用途太寬泛了，當然最使我受到不舒服，而且Y洞的懸想，也由介紹而成爲事實，我很快活地來調濟我另一種生活，心裏也自然萬分高興！雇定了一隻熟識的划子，待旅館的茶房把行李搬到划子上，發幾封通知友人移居的信件，秋風一葉，載向T埠去了。從T埠到Y洞路程約有六七里，船夫挑了我的行李，在前面走着，過了一程，走得身上出汗了。我脫下我的長衫，把紫紅色的搭府綢的裹子，折向外面，

石屋嶺

托在有些汗透的臂彎上，毫無思慮地只向前走着，山路越走越高了，脚也連帶的覺到吃力了！

「那前面是『石屋嶺』啊！上邊有石凳子可坐。我們且趕上了山，歇一下再走吧！」船夫一手擦他的汗，喘氣地繼續地說着。

「好！好！」我微點着頭回答他。

坐了一會，汗也乾了，脚上似乎添了些新的氣力，我們又奮勇地與匆匆前進。走過一個寺院，又過了一帶樹林，因了寺院，我就想到西廂裏的張君瑞，一肩行李，赴京趕路就考，怕也如此境况？可惜只少了幾個十里長亭，更沒有鶯鶯紅娘來礙成韻事；因了樹林，立刻會觸動愛看的小說水滸的影像，我大踏步押了行李走路，也彷彿是草澤英雄楊志，想那時「青面獸」押解金銀擔那得意兼小心的神氣，此刻我也相像了。……念頭越轉越遠，我突然一驚，身子向前衝了幾步，脚尖隱隱作痛，我皺了回苦臉，又自覺好笑之極，張君瑞既做不成，「

石屋嶺

青面獸」也休想，留心自己走的路最要緊呵！

經過了幾程一時高一時低的山路，到了N山脚下，那邊豎着一座「Y古洞」的石牌坊，這「Y古洞」幾個字，經風雨的侵蝕，已銷失它原來的清晰的顏色，只有在石上顯露着它的刻的凹痕。我們都佝偻着身子，在曲曲折折的上山的路上很吃力的走去。纔到了Y洞，問了聲金和尚，金和尚正在旁邊，他笑逐顏開的道

「啊！原來且先生來了！我自從嚴家大少爺說起你先生要小住敝山，先生東南之秀，風雅卓絕，殊爲名山生色不少，山靈有知，亦當笑迎。我盼望了好幾天，難得今天光臨！……」

我謙遜了一會，他忙着叫僕人安置行李，我打發了船夫兩塊錢，他笑着道謝而去。那金和尚待我喝了口茶，洗過了臉，陪我去看定了一個房間，我在霞栖樓上，揀了一間東向的臥房，取它的地位高爽，光線明亮些，憑欄遠眺，從山凹裏

，可以望見錢塘江的一條白水；樹木扶疏，齊了欄干，略參差高下些；細碎的樹葉，隨風搖曳多姿，一切都很有美的意味。樓前竹籬花圃，美人蕉開着薑黃色的花，紅蓼比脂胭還濃豔。金和尚說是『異種』，我確也從沒有在別處見過這樣好的胭脂紅的蓼花。

在枯寂得與老僧同化的生活裏，天天閒談人情世故，把世味參得更透澈些。心中平靜到了極點，也不知有什麼悲，更不知有什麼喜，空空洞洞，差不多要到「無人」「無我」的境界。上海的消息，偶然接到了一兩封朋友問候的信而已。

在

杭州的舊友，有一位詩酒流連，劇學深邃，頗負時譽的高公子，他曾經在他的莊子上，請我吃過飯。我住在西湖飯店的時候，他天天晚上跑來看我，劇談深宵，所說的話，都是惆悵的往事，我們相互地用同志稱呼。我們不曾入過國民黨，但我們總相對着笑說是惆悵的同志啊！

自我移居Y洞後，因路途遙遠，他不便前來，我們在西園的吃茶和包子，與樓外樓杏花村的喝酒，如今要隔上七八天，等我下山時才談得到。

一連下了兩天雨，人也悶得昏起來了！我正在念高公子，突然僕人送進一封信來，看了那工整的字，一望就知道是高公子寄來的。我非常快活，連忙拆看，看了更快活！

『C女士真個要來嗎？高公子竟介紹她一個教館嗎？那是軍官的家裏，似乎有可怕性。一個軍官是不好惹的！但高公子是敬佩C女士的一個人，否否，他決不會使她走入危險之路的！不過，C女士啊！她在上海本有事做，爲什麼要到杭州來？羨慕西湖的風景嗎？或者是的！許是其他……』

我手裏拿了信，腦中的思潮，似波濤洶湧，起伏不停，倚枕，閉上了眼。

移居Y洞的第二天，早晨一覺醒來，淡紅的顏色，照在白紗帳子上，分外豔麗，我以爲天已大明，太陽一定從山凹裏升了起來；窗外宛轉鳥啼聲，在沉寂的

山谷中，歌唱它們的「晨之曲」，十分清脆動人：窗上的樹梢，不時搖動，疏碎的樹影，也跟着在窗上閃幌；悉悉窣窣的喞物聲音，不諧和地雜在好聽的鳥聲之中：我披衣起了身，推開了窗格，向外望去，我喜悅得不可名狀。——一條條的朝霞，從潤濕的暗綠色的東面的山凹裏橫現着，迴顧西方，才不過是模糊的魚白色。——我搬了一隻藤椅，坐在樹陰下面，癡望着朝霞的變化，與透亮的薄施淡胭脂的錢塘江；還有跳躍的松鼠，不斷的在樹枝上奔跑，見了某種樹結成的子，捧着大吃。過了些時，山色漸漸地清楚了，朝霞漸漸地散失，朝霞的下段，湧起圓大的紅日，我回到臥室。

吃過了中飯，一個人獨坐在庭中，閉着看到洞來游的人。閒散到了極度，我却笑那游人的匆忙。

「且先生！這可是你的？」一個僕人問着。

「是的！不錯！的確是上海朋友寄來的！」

我順眼望了望信面，有一封字跡很娟秀的淡湖色信封，我暗忖定是高公子的話要證實了。那定是C女士來關照我將到杭州的信呀！我回答了僕人，接了信拆開着看下去，那僕人的脚步聲，漸走漸遠。我看完了信，固然是她的信，我便支隨默想，她如到了杭州，我將如何去歡迎她？她後天上午從上海動身，大概飯後便能到城站的，雖則我不下山去照料她，也不要緊，橫豎高公子是一定到城站去迎接，但一個悶住在山中的我，也沒多大興趣，下山走一遭，正是生活上的一種調濟呵！我決意後天下山去，我臨去時只要關照金和尚一聲，後天怕來不及回山，不要預備了晚餐等我。

爲

了到城站去接C女士，隔夜便記牢了，自己叮囑自己別遺忘。等到天一亮，我連忙起身，因時候太早，僕人却未生火，洗臉水一時無從可得，我又自笑太心急了。于是向前山走到後山，又從後山跑回來，呼吸着清新醇

石屋嶺

空氣，肺部活躍了多多。回到了Y洞，身上稍微有些汗，我跑進廳門邊，一個僕人正在掃地，見我進來，他驚訝得呆了！

「H先生！你昨夜沒回來嗎？我昨夜像煞曾經送夜飯到你房裏的啊！什麼請早又跑了回來？你何時出去的呀？」他莫明其妙地問着。

「剛出去溜一回前後山，起身太早了！」我微笑着回答。

他也笑了，他接着說：——

「我真糊塗！H先生是今天下山到城站接朋友去，明天才回來呢。H先生！我天天下山買東西的，今天我們一同下山去，到T埠叫船合算些！」

「好的！好的！停會你要走時，先來關照我一聲便了！」

我說着走向臥房邊去。

我走回臥房，把被頭疊了疊齊，把窗門都打開了，站在欄邊開望，靜靜地看那山中人家的曉煙四起，又看那松鼠吃東西的姿態，兩隻細小的眼，不住的

向四面偷看，故意高聲的咳了一聲嗽，嚇得牠們放棄了吃了一半的食物，急急跳到樹葉深密處去。

我正看得有趣，那僕人已站在我身旁，我沒有覺得，他發話道：——

『且先生！洗臉水來了！桂花糖蛋要煮嗎？吃了便好下山啊！』

『我今天少吃兩個蛋吧！此刻只有七點鐘，九點半鐘，就好到旗下——就是湖濱路一帶——我在那裏吃西園的包子呵！你快拿兩隻去煮吧！』

我隨意地回答。

他放下了洗臉水，自顧地拿着蛋走了！我嗽完了口，洗了個臉，梳平了頭髮，整理出要穿的夾衫，那僕人已端碗桂花糖蛋進來了。一面他收拾臉水，我立刻把蛋吃完，他順便把碗拿了去，對我說：——

『我們就動身下山去。你把門鎖上，我在廳上理籃子等你吧！』

我點了點頭，把濕手巾揩了揩嘴，穿上了夾長衫，鎖好了門，才走到前廳，

那僕人正在籃子邊，起身挑起籃子笑着說：——「走吧？」

這時候，我聽了隔房金和尚的咳嗽聲，我跑到房門口，叫了一聲金和尚，說明了此刻要下山去，他囑我早去早回，今天趕不及回山，只好等到明天，他還說：——「這幾天月色很好，在西湖裏游夜湖，到三潭印月去開開荷葉氣與桂花香，精神格外爽快，也很合衛生的，不過宜早些回去，萬不可留連忘返，以致受涼露侵入。」我聽了唯唯應着，隔窗告辭了金和尚，與那僕人離了洞。

在

西園茶樓裏，吃了些可口的包子，翻了翻隔夜的舊申報，幾天不看見報，初看似乎很異樣的。坐到十一點半，到「天真消閒處」點了兩客湯菜和一客布了。啊！布了！愛吃布了的C女士，今天要來了！這裏又多一顧客，呵！我吃不付了錢，在湖濱踱一圈，喚了人力車拉到城站去，我曉得這時火車快到了，早一點去等着吧。

進了車站，忽然高公子的哈哈大笑的聲音，嚇了我一跳，他從側面溜到我背後，用力在我肩上一拍說：

『你也來了！我料你一定要來的，迎接女士比接總司令和軍長還重要！你那得不來恭候呢？』

說完了話，他又接着一個哈哈！我說今天偶然下山來走走。他停了一停，和我談些別的，過了一點多鐘，上海快車進站了，我們便走到月台上，分段留心着。

下車的旅客，逐漸稀少，C女士的影子，依然未見，我與高公子，大家覺得很奇怪，也許她起身遲了，來不及趕早快車吧。我們一時想起，或者她還在車中，等剩餘的客人下車啊！我們挨次在車窗口伸頭探望，果然C女士正在一節二等車裏東張西望着，一手拿了只方皮包，似乎非常焦急的模樣，我們就跨上火車，

C女士也見了我們，我們不期而同說：——「好容易尋到！」

「我因帶了隻箱子，拿不動，腳夫不上來！一個人又不好棄了箱子喚腳夫。火車快要開了，快些喚個腳夫來拿下吧！」

高公子走到車窗口，喚了聲腳夫，他回頭含笑說：——

「帶到了「開口」去，也不要緊，今天可先奉陪你游一次「六和塔」呀！」

一行三人，出了車站，便到高公子家裏，他母親留C女士住幾天，以便與先館家說妥了一切，再定日子授課。C女士也答應了。

C女士談了些近況，問了我到杭州後的情景，我一一告訴了她。她休息了好久，時候已有四點鐘，高公子提議到「西園」吃茶，我當然贊成，C女士也不反對，于是初到杭州的C女士，在湖濱乍見了湖光山色，她從不會領略過，心裏很快活！「西園」坐着時，C女士憑欄閒眺，她最愛那輕似一葉的小划子，看得出神了！她回轉頭來問我道：——

「你歡喜游湖嗎？那有趣的小划子喜歡去坐嗎？這划子小得有趣，不知可要

「打翻？」

「心裏好玩，又要怕死！」

說完，高公子哈哈又大笑起來。喝了一口茶，他又續着說：——

「C小姐！今天難得光降，西子有鑿，當歡迎得一知己，看小生薄面，小生備一杯水酒，求小姐賞一個臉吧？先叫隻划子搖到樓外樓吃罷了夜飯，趁着月兒東升，我們游個好天良夜的新秋的月湖吧。」

高公子叫車夫去關照了西湖飯店的賬房，替我留出一間空房間，他知道我今夜不能回y洞了！在三潭印月等處游了回來，高公子與C女士一同回去。我告辭了他們，我并約明天早晨邀C女士去游龍井，九溪十八澗，y洞等處。明天九點鐘在「西園」等她，C女士答應了！我就到旅館去過夜。

在

第二天的早晨，約在七點半鐘光景，我就起身到湖濱踱了一回步，回到旅館，關照了賬房。我緩緩地走到西園。揀了個臨窗的位子坐下，照例吃了些包子和麵。湖對面的山色，因日光不強，薄霧籠罩住了，只見白茫茫一片，看不清什麼。過了半天，纔漸漸地似蒙紗的美人，顯露她睡眠惺忪的丰姿，令人起了一陣幽想：——

「湖之神啊！果真是西子，我癡心地願意一見你的芳容，方纔不虛此生呵！」

不知不覺的，時候容易過去，我看了手表已經九點半了！划子隔夜就講定，叫他先搖到茅家埠，我們認得路，自己舒舒服服地隨意流連着走去，只要在傍晚時叫他等在T埠，搖回旗下。

一陣革履上樓聲，心靈似乎受了一震，何況在清晨，我料想這是女士呀！半個頭從扶梯的欄杆空處露出，一望那烏黑光整的頭髮，便知是個嬌豔的少女，那一定是女士無疑呵！誠然，她的頭完全顯露了！她也側着臉向座上的茶客望

來，她已見我了！不見她正在含笑嗎？我立即起身，她在扶梯盡頭，第一步踏上樓板，她站住了腳，四面約略一看，益發顯出她尊貴而孤傲的態度，使得別人有驚她的美豔，偏又生桃李冰霜的感想！

啊！人們正把羨慕與嫉妬的眼光注射着我呀！

既

下了船，我們隨便談論着上海與杭州的事，以及我近來身體的康健問題，日處山明水秀之鄉，比較了上海污濁世界，當然精神能夠強旺，把病魔逐去。我也問她將到館家去教書的條件，她說每逢星期三六上半天課，星期日整天休息，雖則城裏離洞很遠，但無論誰高興，誰可以跑一次來晤談，不過預先要發封信通知一聲。她又問了我西湖的一切，我指點着湖上的景物告訴她，并且把內山各處的勝景，也很詳細的說明了。

划子搖過了湖心亭，我告訴她那邊有個小塔的很底的山，就是林處士曾經放

過鶴的孤山。她想起了蘇小小，她便笑着問我。：：——墳在那里？

我說了在孤山西冷橋畔，明天我們就去光顧，她很快活地不說什麼。

男子們本喜歡曉得美人的香環，在墳前幽默地玄想了一回，雖不能見美人之美，到底是怎樣的美！但意想中却飄忽的，似有似無的，彷彿真像的，有個美人在一剎那中顯露，偏又在一剎那中消逝了！至於女子呢，他們尤其欽仰她們的同性，她們有時起了同病之感，覺得世界上容不下美好的女子，四面蹂躪她們，危害她們的惡魔真太多了吧？有時，她們更想到這是值得羨慕而希冀的，她們自忖不知在她們的身後，一坯黃土，可有這麼多的人來憑弔？但她們之中，曾身受苦痛的，或許還勝過蘇小小，然而怕沒有好事的詞人，肯替她們做這樣一個哀豔的身後的風雅韻事的宣傳吧？

因她的想起蘇小小，使我紛亂的雜感糾纏了我的思縷。她突然向我說道：

「H哥哥！你看我也造一個精美的墳在西湖邊上好嗎？我的名望，雖沒有如

何高，但自問在文藝界裏，大江南北，以及遠至關外西蜀，也有不少人來求我的作品，和替我在文藝的刊物上贊頌。」

「C妹妹！你還未死呀！死了再說吧？如今太早呵！」

我淡淡的不暇思索地立刻回答了她。她辯着說：——

「這話不是這樣講，我雖想游人的欽仰我，不過我却不要到了死後，纔有人來徘徊唏噓在我的墳前，我願我自己能看見別人在我的墳前，有這樣的懷念的情景！」

「那末，妹妹！活的時候，墳是不需要的呵！」

我又補充她的意思說了，注視着她的面部，等她進一步的辯論。她向我一望，臉上起了一陣自傲的笑容，她果然又說了：——

「B哥哥！你仍不明白我的意思啊！我想我有一天離絕了塵寰，跑到天涯海角去做一個飄泊者，毀滅了我的值得人稱贊與羨慕的身材和容貌，像一個鄉

下的極平庸的女子，嘗試幾年理想中的新生活，一方面我假託某種極悲傷極沉痛的原因，寫了纏綿悱惻悲哀到不忍卒讀的遺書，總算我已死了，待你們去爲我造一個值得炫耀的墳墓。到了或許你們中有的已遺忘這世界上曾一度有我時，我再不時的遊人般的憑弔在我自己的墳前，也許你們中有人來低徊而不忍去的，我認識你們，但你們却只認我是你們的同志，那是一件多麼有趣并且實惠的事啊！否則，一個人要顧到身後的怎樣怎樣，總未免太空虛太渺茫吧！」

我越聽她的話越覺她的奇想的玄奧。於是回她道：——

「這真有些非非想了！但這種辦法，我也認爲具有至理與風趣的啊！假使真個成爲事實，有人定恭維得認爲千秋佳話，却也不免有人謾罵得以爲沽名釣譽；總之，真要去，世界上人的觀念與心理，本不一致，羨慕，讚美，謾罵，嫉妬，咒詛……，誰也不能劃成一條平線。恭維也好，咒詛也好

，儘她們自己在人格的立場上，究竟變化到何種地步便了！

划子剛進郭莊邊的小石橋洞，讓了對面搖來的划子，於是側了一側，她慌忙用手扳住了座位的靠背，臉色泛了通紅，心的搏力，在薄綢的短袍上，似乎急迫地充進了許多！

過

了郭莊，茅冢埠便近了。在一條高底不平的矮屋旁的街上，走起路來，兩腳非常不安，尤其是C女士的高跟皮鞋，竟然使她時時覺到刺痛，她皺了眉頭，靠住我的肩頭走着，也顧不到旁人的態度如何，她只求能減少腳下的苦痛。

走了一小段，見船夫在前面街心，與四五个轎夫正在講價錢，後來說定了兩乘轎子，五個轎夫每個一塊錢抬費，酒飯錢在外，我們便坐上了轎，挨次一處處游去。

石屋嶺

街道盡頭，漸漸走到四圍青山的中央，聽見了瀟瀟地一陣陣斷斷續續的流泉的節奏，心靈上起了幽靜淡遠的共鳴，一切的意念都隨着消沉下去，幾乎連生命的脈息，要因着停住不動，除掉只等勝景待欣賞外，獨有清爽的空氣裏的呼吸的舒適，這是從都市跑來的客人纔會感覺到的。

轎子停下，一個石牌樓豎在前面，百多級整齊的高上去的石級，在石牌樓下築起，在半山轉了兩個彎。穿藍布衫的鄉下婦人，跑到我們轎邊，兜賣她們的「龍井茶葉」。

我們出了轎，因轎中坐得有些腰痠背痛，就在石牌樓邊緩步着，舒一舒我們歷鬱了一回的筋骨。流泉從山上下來，經過了石牌樓邊的一個方的池子，爲了突然的深凹，於是發出粗濁的高響，當然及不上草間石畔的細流着的泉聲的幽悠。

「這是一塊錢一兩，最好的茶葉……這是八角……六角……」

當我們走過那鄉下婦人所設的茶葉店門口，我們望了望她，她誤會了我們的

用意，不住地手指着玻璃盒中的茶葉，嘴裏說着各種不同的價錢。一會兒，她又跟在我們的後面，一個站得不遠的轎夫，也和着她的調說：——「這裏茶葉很好！」我爲了省除麻煩起見，出了一塊錢，買了二兩茶葉。

出

了龍井寺，山路漸低下去了。這時須遊覽迤邐曲折的九溪十八澗，要走了半路程，到了龍泓亭，才能停轎休息！

一時高，一時底，轉側不停的轎中，她在快活地領略湖山的滋味之中，攙入了傾折的危懼。她看見轎邊滿路的「映山紅」——山花的一種——她偶然忘記了是坐在轎中，伸手在轎底邊的籐隙間去摘了幾枝，轎子大側了一側，轎夫吃了一個大驚嚇，她自己也弄得心跳了好半晌。

「小姐別動呀！在山澗裏摔了一交，四面都是大石頭，不是頑的呀！」

轎夫喘息地如此說着。

她受了轎夫說她的話，她心中非常不快；她願意下轎步行，不受這種閒氣。但不多時，她又忍耐住了。她見著泉水的清激流動處，她又恨不得坐在旁邊赤了脚，玩弄着水，這是在她以爲極有趣的。

九

溪十八澗的盡頭，轉彎便到理安寺，裏面一個和尚，照例手中托了一座據說有舍利子的小塔，在游客前顯寶。穿過了理安寺特有的長樹林，下一個目的地，就是她寄寓的Y洞。C女士已好幾次問我：「Y洞快要到嗎？」——如今我告訴她，就在前面那個山上。她興奮地笑了。

轎夫喘氣得十分厲害，而且山路一步步向上，越走越高，這是比較的使得他們喫力些的一個山程。翻過了這楊梅嶺，總是高上去的路，一直要到了Y洞，纔準備着省力地下山呵！

C女士在Y洞口，下了轎，她看見，洞的房屋，并且她看了洞內的坳黑，她

笑着站在竹籬旁邊對我說：——

「Y哥哥！這里就是你住的Y洞嗎？我在上海時，接到了你住Y洞內的信，有一天，你的妹妹，也到我家來，我們以爲你做了鑽洞的狗呀！我們都猜料着洞內的如何住法？心想住在一個洞裏，究不知比我們的住樓房怎樣？更不知那洞多大，能住下了和尙香火以及客人等等？如今才知道，原來你們却住在洞外，和我們同樣的房屋，我心裏越想越暗自好笑了。」

她的話說完了，我就同她到裏面去，見金和尙正在招待許多客人，非常忙碌！他看見了我，他說：——「這位就是貴友？」——C女士笑着點了點頭。金和尙又問她的姓名，她給了他一張名片，他笑着說：——

「吓！原來是聞名已久的女畫師，C女士呀！失敬！失敬！大概總要在湖山勝處勾留些時吧？」

「是的！略有小事要幹，總要住上幾個月，師傅見解不凡，海上小說家陸澹

龔先生，非常欽佩！有暇當前來多多請益！」

C女士十分謙恭地回答了他。我迴轉了身子，向金和尚道：——

「金師傅！請招待別位貴客吧！我是長住的熟人，不必客氣呀！」

他回了個「好好！」便自己走開了。我們穿過大廳，我就領C女士到「霞栖樓」的住宿處，她見了我房間內各物放置得散亂異常，她笑著問我道：——

「這是藝術家的象徵嗎？」

我只微笑着不響。

C女士憑欄看着錢塘江，一會金和尚叫僕人送進點心來，轎夫站在身旁催着快走，怕天晚了來不及回去。我們吃罷了點心，就告辭了金和尚，我附帶聲明了今夜恐又不能回山，明天一定要回來的。

嶺屋石

出了Y洞，沒多路便到石屋洞，略玩了一會，一個和尚牢跟着她的背後向她募化。還對她說：——

「小姐呵！我聽你的口音，好像是同鄉呀！請你小姐看在佛菩薩面上，捐助些錢，多刻一尊羅漢吧！那是功德無量呀！」

「女士終於多付了些茶資。雖則看了他一個深致不滿的嘴臉。我們急急地離開這「一大不空」——一塊大洋——的所在，預備到了T埠，早回旗下。

晚

霞已烘得滿山是嬌豔的顏色，美麗到了難以形容，即使有寫生妙手的藝術家，一剎那間容易消失的可愛的美景，誰也筆底下來不及留住吧？——尤其是我們只會賞鑒的人，只能自己有好機會去賞鑒它，那能使別人看了我們的作品，而領略出它的美妙的意味，感到同樣的賞鑒的興趣啊！

上了「石屋巖」的山亭，在狹隘的關帝廟門前，轎夫停下轎子休息了。她坐在一條石凳上，同我談談說說，她不耐多坐，她起身要我同她趁着美麗的景致，緩緩地走下山去，享受這晚天霞光裏，大自然佈滿了美意的清福，我也贊同她這

石屋嶺

樣的主張，也覺坐在轎裏怪悶氣的。我關照了轎夫隨後跟來，我們緩步先走了。他們聽了當然非常快活，因此，他們可省力得多了！

從「石屋嶺」一路斜下去的山路上，我們且走且談着，但時時又要留心脚下的山石的平滑，又要不時的觀賞四面烘赤的晚霞，以及山色的每隔不多時略起些色彩的變換。西湖的湖水，只能向山回裏望見一小角。

走下山的路，那是再爽快也沒有呵！——尤其是我心急的人兒。——除非慣於像蝸牛般緩行的老人，或老人化的少年，他們是當然是喜歡平坦的路，可以大蹶其方步的，走這樣一瀉而下的有趣與省力的山路，只好讓我們來享受這種爽快的情味。

走下了山，晚霞已零碎地失了它美的情趣，我們也覺得沒有欣賞的可能。站住脚步，路旁有某孝子墓，我無意地看了一眼，心裏便想着這也不過舊禮教下的一個不值得犧牲的犧牲，當時或許只求得死後不知道的微名而已！

轎夫在石屋嶺的亭子中，休息了一會，被天色的快要昏黑所催促，他們不得不抬了空轎從山上匆匆地下來，見我們站在路旁等着，便笑了一笑，待我們坐了進去，飛也似的抬了就跑，比了在龍井到Y洞等處，好像他們的腳被泥粘住般的，大不相同了！

到了T埠。晚霞已盡散盡，只剩下灰色的雲影與湖水反映的白光，留住這將要昏黑的夜之降臨！我們雇定的划子，確停泊在T埠邊的小河內，那船夫正露着不安定的狀態，遠遠地走動着，伸頭向路上探望着。見了我們的轎子，在他簡單的理智上，可斷定是我們回來了決無錯誤，因為在T埠小河內等待歸客的划子，一齊都搖回去了！只有他的一隻停泊在那裏。我付清轎錢，下了船，搖了一半水路，天已由模糊而昏黑了！

我請C女士在「天真消閑處」吃了夜飯，替她叫了人力車，等她坐上去，點了點頭說明天再會，她就回去了。我只得在西湖飯店過一夜，準備第二天早晨回

山去。

第

二天的上午，我離開了旅館，到高公子家裏去看她，時候約摸九點多鐘，高公子已洗好臉，捧了碗麵正在吃着。見我來了，便放下了碗，嘴裏含了口麵來招呼我。我坐了一坐，問他C女士，他笑說尙未起身。不多時，他吃完了麵，領我到C女士的臥室外，喚着道：

「C小姐！醒了嗎？已有人來看你呀！」

他說完了，又快活地打起他的哈哈來，還向我扮了個鬼臉。

C女士在室內答應着「已經醒了」，呀的一聲，室門開了一扇，她蓬頭站在室門口。

等到C女士梳洗完了，時候已有十一點鐘，她聽說我此刻就要回山，她說她送我到旗下，過一天她便進館家去，以後天晴時，星期日有空，可以上山看我，

或者我下山來，那末，最好大家先關照一聲，決定這次是誰來看誰。高公子在旁邊聽得我要回山，他說這時候回山，至少要挨餓到兩點鐘纔有飯吃，不如在舍下胡亂吃一頓粗茶淡飯吧。

我只得在高公子家裏吃了飯再走，又大家閒譚了些趣事。

飯後，休息了一會，我告辭了高公子，他只說：「下山時再見吧。」C女士執意要送我到湖濱，高公子叫包車夫拉女士去，另外喚了部街車。不上一刻，已到了湖濱，雇定一隻熟識的划子，講明只要到T埠去一次，小洋六角，我就請C女士回去，一切自己保重，當心些，她說橫豎她閑着無事，划子搖到了T埠總要打回轉的，我們就在划子裏談談話，看看湖光山色，也很清靜有趣的！我拗她不過，儘她同下了船，她關照包車夫儘管回去，不必等她，她自己會得叫街車回來的，包車夫走了，划子也搖離了岸，漸向湖中搖去，湖濱越離越遠了！

船

到三潭印月，前面一隻划子裏坐了三個女子，不時回頭望C女士，因相隔得遠些，她看不清楚，她想飽一回眼福，她發表她的意思道：

「日哥哥啊！前面划子裏的女子，似乎還美，我們幫助了船夫，你到船頭上扳大槳，我在這裏搖小槳，大家努力一下，一會兒就可追上她們，品評一下，很有趣味！并且我一個人，去看她們三個，已經便宜了呵！外加有你看她們，那不是更大便宜而特別便宜嗎？」

我笑了笑，回她一句「奇想」，便跨到船頭上，扣好了繩，竟然扳起槳來，她也向船夫要了把小槳，還囑咐船夫用力些。三人一齊拚命地搖着，輕輕的划子，飛矢般只見水向後退。那前面的船上的女子，她們莫明其妙，一輩子也不會猜出我們的心理啊！

搖近她們三人的划子的旁邊，我們突然停止了用力，很慢的搖着，擦她們的船身而過，眼望着她們，害得她們看了着我們，把頭不約而同的側了過去。我們

石 嶺

又用力一搖，離她們遠了，C女士才吃吃地笑了，她以為這是最後的勝利，吃癩了她們。她說道：——

「哥哥！先前她們不住地回頭看我，剛纔却又不敢看了。好笑之至，生薑竟然出起芽來呀！」（註）——老嫩的意思——
我聽了報以微笑。

划

子搖進了T埠的小橋的橋洞，我們登了岸，C女士問我此刻什麼時候？我看了看手表，回說三點鐘，大約走一點鐘就可回到Y洞的。

「時候還早咧！H哥哥！我送你到，洞好嗎？」

「路太遠呵！你送我到Y洞，你一個人山路不熟，如何回來呢？不是叫我又要多跑一回，再送你下山嗎？這樣送來送去，不知送到幾時纔罷？還是大家免送了吧！」

「那末，我們走一會再說，此刻我回去了也無事可做。索性路遲一些罷！」
C女士吩咐了船夫，叫他等候些時，她就要坐着回旗下的，于是我和她沿路走着，在岔路口，她總特別注意，大概她預備回來時的認識吧。

誠然，在談話之間，路的長短，不知不覺的已忘掉了！山路漸走漸高，我心裏一驚，「石屋嶺」不是要到了嗎？是呀！石屋嶺上的山亭已望見了。我心裏決定着，待她在山亭裏休息一下，叫她回T埠去趁船，我也可分手回到Y洞。她走上山來，不住地喘息，我也覺得很吃力，走山路的人到了「石屋嶺」，大概誰也都要休息的，因此纔蓋了這個山亭，做行旅的方便呀！

我

攙了她走上了「石屋嶺」，在石凳上一同坐下，揩去額上的汗，談東說西，興趣很濃，我偶然望下山去，一個年紀四十歲光景的婦人，帶了個十二三歲的男孩子，從山下非常吃力地走上來。我認識這是金師母——金和

尙的妻子。和尙而有妻子，寧非奇事？但他曾經遠過俗，招贅給一家，杭州開着最有名的大南貨店的女兒，那是十五年前的舊事。金和尙爲了照顧着Y洞，一年到頭住在山中，他的妻子，在每星期的下午，必定上山來看他一次，到了星期一的早晨，她又趁Y洞的香火下山去買東西，順便送她到城裏。

那婦人走上了山，坐在我們對面的石凳上，她對我一看，她驚呼道：——

「H先生！你下山耍子兒嗎？（註）這位是不是C小姐？」

（註）——游玩的意思

我們聽了很奇怪，爲什麼她能知道從沒見面過的她是C小姐呵？我介紹過了女士，我驚奇了一會，我耐不住問了：——

「金師母！你如何知道她是C小姐呀？」

「前天在嚴少爺家裏打牌，嚴太太說起C小姐來拜會過她們，梳兩條辮子，打了兩個黃色的綢結，比影戲裏見過的李旦且美麗得多。剛纔見了C小姐的

嶺 屋 石

兩個綑結，便想起一定是C小姐，因為嚴少爺曾告訴我，她是H先生的好友呀！』

她一邊笑一邊從容地回答。

她坐不多時，起身要走，問我什麼時候回Y洞，我說明了停一會就來的，她帶了她的兒子笑着歪一拐地下山走向石屋洞那方去了！

『時候不早了，快回去吧！太陽又要落下去，晚霞又要佈得滿天紅，一個人衝黑回旗下，不是值得可怕，也是怪無趣味的！何況船夫正等着你呢？』

她想了一想，點頭答應「就回去」，她說路認得的，不要我再送，我也答應了！她便下山走去，我站在山亭口望着她的背影，她也不時回頭看我。她的影子從樹林中隱沒了！我想起前邊到T埠的岔路口，有三四條同樣的路，一條到「淨寺」，一條到「龍井」，其餘不知到那裏。

我不放心她是真能認清楚路，而不致走錯的。走錯了，啊！那纔不是頑呵的

！我被內心的搖惑所激動，立刻決定追下山去，陪她到岔路口，或直送到T埠。

追了一程，她的影子，看得見了，我遠遠地跟着，看她到了岔路口如何走法。

到了岔路口，她停着了步，四面望了望，低着頭強追她的記憶力，一時不知剛纔從那一條路來的，我見了暗覺好笑。一霎時，她認清楚了路，又遲疑了一回，抬頭遠遠地望見了船夫，她就帶跣帶蹤地跑向T埠去了！

我立了一回，很安心地從原路到「石屋嶺」，在石凳上坐了一下，才懶洋洋地的走回Y洞。

跋

一向憔悴自傷的我，在六七年前，曾經努力做了些如今已算做時代落伍的小說——或許這本書也是落伍的作品吧？——很羨慕那些所謂小說家的得享盛名，可是，幾年來頻遭失意，沒有什麼心思再做什麼小說，雖則我亡妹小茜在死前眼術他人的刊印單行本，非常的被出版狂所鼓動，催促我做一本給她看，那知在我的幾聲「唯唯」之中，一天天拖延下去，始終未嘗寫一點東西出來，直到她亡後一年多。

十二年的下半年，受了某會的委任，不自量力地勉強做了半年多編輯，在稿荒的時候，沒奈何，只好自己提起筆來，胡亂寫了些，那知也有人說還可以看得，教我整理出幾篇，印成一單行本。這樣的敝帚，連自珍也談不到，不過藉此留一點整頓的東西，做我對於小說的紀念，並且於我無損的事，原是不妨去做的，

跋

因此，這本「鸚哥」便由付印，校對，而竟然出版了。

我的動機及經過，既如上述，那末，我的對於這本書，當然僅是想出版就出版而已，別無其他深意。所以到底做得是好是歹。我自己一點沒有想到，讀者們如其高興，不妨批評着頑罷！

一，七，十八，笑。

海

版 權 所 有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再版

鸚 哥

定價大洋五角

著 者

徐

綠

芙

發 行 者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印 刷 者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代售處

上海及各省各大書局

上海河南路泗涇路口

電話一〇〇四九號

上海周家嘴路一〇二〇號

電話五〇九一二號

